

大唐梵天记



VENTURE TO
THE WEST

陈渐 著

西游八十一案



西游八十一案

大唐梵天记



VENTURE TO
THE WEST

陈

渐

学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游八十一案. 大唐梵天记 / 陈渐著. --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229-12937-8

I. ①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7768 号

西游八十一案·大唐梵天记

XIYOU BASHIYI AN DATANG FANTIANJI

陈渐著

策 划： 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：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监制：徐宪江 伍 志

责任编辑：张慧哲

特约编辑：计双羽 王菁菁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封面设计：周丁乾

封面插画：猫 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)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：13.25 字数：328 千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【天竺之風俗圖】

高唐

详夫天竺之称，异议纠纷。旧云身毒，或曰贤豆。今从正音，宜云印度。

——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

天竺周边局势图]



西突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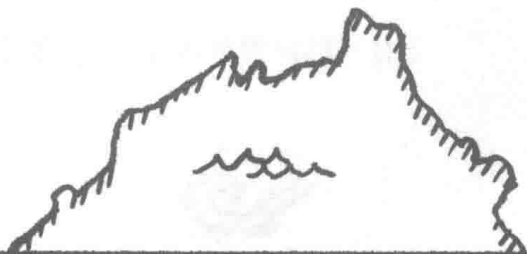
唐



吐蕃



曲女城



楔子一

大唐武德八年。

二十六岁的玄奘从河北赵州前往长安，行次荥洛之间，时值大唐削平天下未久，荒野古道随处可见折断的刀戟和暴露的尸骸。常有野狗叼着人骨在路边游荡，血红的双眼带着狞笑，尾随行人，咯咯啮齿。触目望去，村庄残破，蒿草侵袭，残垣断壁间涂抹着风干的血痕。

这一日，玄奘夜宿荒林古庙，庙中只有一僧，法名圆观。昔日避乱山中，种有三亩瓜果、五亩稼禾，藏有经书十卷、古琴一张，自号“富僧”，悠游于山中，不知人间岁月几何。

圆观为玄奘抚琴，香炉中点起篝火，供案上摆了瓜果，杯中有泉水山茶，手里有经卷书香。古庙残破，殿顶缺漏，筛下大唐之夜的星光。琴声幽谧，山间似有死者醒觉，以人皮做鼓，人骨为槌，敲动着悠远神秘的鼓点；又有尸骨磷光，化作荧荧虫火，在星光月色中起舞。

玄奘叹息：“贫僧游历十年，禅心不动，勘破轮回，才敢听你

这一曲。”

圆观长笑：“既然如此，师兄便说说，我避乱山间，此时是生，是死？生死之间，如何勘定？”

玄奘道：“生和死，对贫僧而言，就像一扇门。在屋里憋闷了，贫僧推门走出去，便是另外一生。”

圆观问：“若我不憋闷，不想走出去呢？”

玄奘道：“我从十岁受戒，就开始行走。我走过王世充和瓦岗寨连年征杀的战场，走过隋朝末世的长安，走过三峡，走过荆楚，在开皇寺听到过这世上的真正经义，在丹阳见到大唐击破辅公祐的遍地尸骸。我行走过这天，行走过这地，行走过这人间和岁月。可我却受限于这副皮囊，看不到皮囊外的风景。有时候，我向众生讲解佛法，就像对夏天的虫子讲述冬天的故事。可是若有一天，有弥勒化身来向我讲述真正的佛法，我定会担忧自己也是那夏天的虫子。所以，师兄，若是我在屋内，我会推开这门，看一看院子的模样。若我在院子中，我要推开这栅栏，看一看大街和城池里的众生。若是这院子和城池都在他人的钵盂中，我也要敲破这钵盂，撕开这皮囊，看一眼天外世界，看一眼前世今生。”

圆观折断古琴，呜咽痛哭。

第二日，得知玄奘要西去长安，师从天竺来的僧人波颇法师说法，圆观执意要陪伴玄奘西行。一路上谈古论道，如遇知音。半月后，二人抵达白鹿原上，灞陵桥东。圆观向玄奘辞行，想绕过长安，独自前往终南山求道。玄奘不解：“长安就在眼前，何必绕行？”

圆观叹息：“师兄你有所不知，我的命格与长安相抵，此生不能入此城。”

玄奘笑了：“所谓命理，不过是因果循环。若你种下此因，则果报如影随形，君不入长安，长安也会奔你而去。”

圆观思忖良久：“师兄说得没错。走哪条路，既然是命中注定，

我又何必绕远。”

两人过了灞桥西行，从延兴门入长安，挂单大觉寺。大觉寺在崇贤坊十字街西北角，靠近西市，胡人多有聚居。这一日，二人外出，过清明渠时，见有几个胡人妇女负瓮取水，其中一妇人身穿锦衣，似已怀孕，身上挂着纷繁的饰物。圆观望着这个妇人，不知不觉眼泪流淌。

圆观道：“师兄，我不想来长安，就是怕见到这个妇人。”

玄奘惊讶：“我们这一路走来，见过的胡家妇人无数，你为何单单怕见此入？”

圆观道：“这个妇人是昭武九姓的粟特人，姓康。在河洛山中，我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而她就是我投生之所。她怀孕三年，迟迟未生，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来的缘故。如今我既然和她相遇，这场轮回便无法再躲过，这就是我们佛家所说的六道往生。师兄，今夜我子时必死，等我死后，你把我埋在白鹿原上。或许数十年后，你也会葬在那里，那时，我再以瓜果琴声来迎接师兄。”

玄奘悲伤不已，和圆观回到大觉寺。圆观沐浴净身后，换上新衣，点燃熏香，等待子时的来临。玄奘静静地守着他。亥时漏尽，圆观告诉玄奘：“师兄，三日后那胡人家举办洗儿礼，希望你能去看看我。若是我对你一笑，便是记起了你我今生的友谊。十六年后，我们会在一个末法乱世中相逢。”

子时一到，圆观静坐垂眸，呼吸断绝。而那胡人家中却传来新生儿呱呱坠地的哭声。

玄奘大恸，将圆观葬在白鹿原上，坟茔耸立，可得见长安。

第三日，玄奘寻到那胡人家中，果然在办新生儿洗礼。玄奘将那男婴抱到光亮处仔细观看，男婴是胡人血统，眼睛大而褐色，和圆观并无相似之处。似乎是看见了玄奘，男婴露颜一笑，一刹那，玄奘泪湿衣襟。

楔子二

时值大唐贞观十四年，波斯历伊嗣侯纪元九年，天竺戒日王在位三十五年。

萨珊波斯帝国东部山区，呼罗珊行省^①。夏末午夜，大雨。

暴雨冲刷着山脉和战场，波斯帝国和大食之间一场惨烈的战役刚刚结束。山谷里到处是战死者的尸体、折断的长矛、弯曲的利剑、碎裂的皮盾。被砍倒的战旗卷在泥地里，死亡的战马和战象身上插满了箭簇，战士的尸体大都残缺不全，残肢断臂和孤单的头颅分散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。雨水混合鲜血，在地面冲刷出一条条沟壑。

战场上，一群白衣不净人^②正在收拢尸体，他们用白麻布将尸体包裹起来，两人一组，抬上一座山峰。不净人仿佛搬运东西的蚂蚁，在山道上组成长长的队列。山雨路滑，不少不净人一经滑倒，便顺着斜坡滚落山崖，却没有人说什么，后来者接过前面的尸体，

① 在今伊朗东北部。古波斯语中，“呼罗珊”是东边之地的意思。

② 在古波斯帝国的国教拜火教中，常人不能接触尸体，尸体只能由专职的搬运人来运送，此专职者便称为不净人。

默默前行。

他们知道，伊嗣侯三世皇帝在山上等待着他们。确切地说，皇帝在等待着这些勇士的尸体，要以最盛大的礼仪，将他们葬进寂静之塔，让他们回归拜火教的神祇——阿胡拉·马兹达的怀抱。

不净人抬着尸体抵达山峰之上，伊嗣侯三世站在路边等候。雨水浇透了他全身，他的目光呆滞，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有内侍打算给他撑起伞盖，被伊嗣侯三世推开。看着战士们的尸体运到，伊嗣侯三世沙哑着声音吩咐：“给朕穿上王服和正道之衫，朕要迎接他们。”

内侍给他穿上金丝袍服，在外面套上白色的正道之衫，又系上七十二根白色牛尾毛编织成的圣腰带，戴上皇帝的冠冕，又递来黄金铸就的权杖。伊嗣侯握着权杖行礼，平静地看着不净人抬着遗骸，走过自己身边，走向山脉的高处。在那里，耸立着五座圣火祭坛，祭坛上，圣火熊熊燃烧。五座圣火，萨珊之火，祭祀之火，胜利之火，战士之火和伊嗣侯之火。前四座圣火已经燃烧了四百年不曾熄灭，它们分别象征着萨珊波斯的国运、拜火教的气运、萨珊军方的武运和士兵的命运。而最后一座则象征着他伊嗣侯三世的个人命运，至今仅仅燃烧了九年。

大雨中，大麻葛（祭司）和信徒不停地添加木材和火油，维持着圣火的不熄。因为，这是萨珊波斯帝国和拜火教最后的圣火了。四年前，伊嗣侯三世在大食人的攻势下放弃国都，逃往帝国的东部边境，大食人几乎摧毁了拜火教所有的祭坛和圣火。这四年来，他率领波斯皇族和追随他的子民们且战且逃，一路被大食人向东驱赶，携带的圣火几乎损失殆尽。

山顶上，波斯人已经建造好了寂静之塔。这座塔极为巨大，以石块砌成，环形、无顶。塔内是条石砌成的圆形平台，为了不让尸体污染土地，条石之间切合整齐。平台分成三圈，每一圈用颜料画

出一格格的位置，用来摆放尸体。根据拜火教的教义，外圈摆放男尸，中圈摆放女尸，内圈摆放童尸。各圈和各停尸位之间预留了过道，以便不净人抬尸。

这时，不净人抬着尸体按性别和老幼摆放整齐，须臾间，密密麻麻的尸体覆盖了寂静之塔，堆积如山。有些尸体仍然流淌着鲜血，在雨水的冲刷下，鲜血顺着沟槽流淌到内圈的中间位置。那是一眼深井，井底和井壁铺以石板，井底连接着四条排水沟，排水沟末端置有木炭和沙石。若是以往，尸体经过长年日晒鹰啄，会在这里过滤掉细碎骨质和尸液，而此时流过的却是鲜血。经过第一层过滤，雨水澄清了一些，接着流进地下井，井底铺有一层厚沙。最后一抹血水在这里过滤，变成纯净的雨水，进入江河大地。

这是拜火教徒的最终归宿，不以自身污染任何一寸土地。

辛苦了整整一夜，不净人将所有尸体都运进了寂静之塔。此时已经是清晨时分，雨依然在下，山间雾霭苍茫。伊嗣侯三世率领波斯皇族和麻葛们开始祭祀，麻葛们唱着拜火教古老的祭词，伊嗣侯三世解下圣腰带双手托起，微微摆动着。

我们赞美正教徒纯洁、善良而强大的众灵体，他们是最矫健的骑手、最机智的首领、最坚定的支持者、最锐不可当的武器。

当斯潘德·迈纽擎起苍穹，创造大地、牲畜、江河和植物，保护母腹中的胎儿，使其维持生命，待到分娩，将其骨肉、毛发、手足、五脏六腑和生殖器官合为一体时，马兹达神召唤众灵体前来协助保护天、地、江河和植物。

我们赞美正教徒纯洁、善良而强大的众灵体。他们异常英勇地从高处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，在战场上将邪恶仇敌的强壮臂膀斩断落地。

我们赞美正教徒纯洁、善良而强大的众灵体。他们组成披坚执锐的无数军队，高擎着闪光的旌旗。

这时，山谷间响起沉闷的声音，一支波斯重骑兵奔驰到了山下。当先的将军在侍从的帮助下，摘下盔甲、胸甲、头盔、护臂等物，这才能跳下马，几乎手脚并用往山上爬。山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伊嗣侯三世静静地注视着，脸色紧张发白。

大麻葛低声道：“陛下，是非鲁赞将军。恐怕大食人又要进攻了。您还是带着皇族先行离去吧！出此山区几百里，就是印度河。这片五河之地河汉纵横，在沙漠里长大的大食人断然无法越过。咱们萨珊波斯，就能留下最后的圣火。”

伊嗣侯三世握紧权杖，五指苍白：“若是没有子民和军队，朕渡过印度河又有何意义？渡过印度河又如何？难道要让戒日王抓获，押到曲女城绞死？朕还不如与我的子民死在这里，死在我波斯的土地上！”

大麻葛苦劝：“陛下，您的安危关系到我波斯的存续啊！”

伊嗣侯三世终于流出了泪水，说道：“四年前朕不战而逃，舍弃了国都，这才导致了亡国灭种的命运。从那以后，朕就决定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要跟朕的子民在一起。绝不再放弃一人。”

这时年过五旬的军方统帅非鲁赞爬到了山顶，向伊嗣侯三世鞠躬施礼：“臣非鲁赞参见波斯的王，伟大的万王之王。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陛下，大食人退兵了。”

伊嗣侯三世愣了：“退兵？他们已经将朕包围，为何会退兵？”

非鲁赞将军道：“臣一开始也不解，于是冒险抓获了一名敌军审讯。原来大食的哈里发传来命令，要将咱们只击溃，不歼灭，重兵压迫，向东驱赶。”

大麻葛吃惊：“大食人究竟什么意思？”

伊嗣侯三世惨笑：“因为大食人已经知道，朕要突破印度河，进入天竺避难。他们只怕也想进入天竺，只是苦于印度河天险，所以才驱使朕和天竺的戒日王开战。一旦朕冲破印度河，大食人就会尾随而进。”伊嗣侯三世继而愤怒起来，“难道朕现在让大食人轻视到了这种地步么？难道在他们眼里，波斯人就是一群绵羊，任由他们在草原上放牧吗？”

周围的皇族和麻葛一个个心情沉重，纵有清晨的冷雨浇头，也敌不过内心的冰凉。伊嗣侯三世向东眺望，雨雾山峦之外，就是犍陀罗之地，过了犍陀罗，就是五条河流所汇聚成的印度河，被天竺人称为五河地的地方。五河地仿佛梵天神张开了巨大的手掌，用纵横的河汉、神秘的沼泽、湍急的水流守护着它身后那片广袤、富饶、温暖，到处流淌着奶与蜜之地。可是，即便他用几十万子民的尸体击穿这河流进入天竺，也终究是在为大食人做嫁衣。前有戒日王，后有 大食人，萨珊波斯帝国唯一的结局就是被这两大帝王一口一口地咀嚼磨灭，化作尘埃。

伊嗣侯三世心中茫然，朕到底能往何处去？

菲鲁赞建议：“陛下，咱们往北如何？若是能得到吐火罗国的接纳，咱们进可以凭借地势抵抗大食人，退可以进入大唐的边界，得到大唐帝国的庇护。三年前您向李世民皇帝递交国书，恳求他的援助，他认为路远莫及，没有出兵。咱们若是靠近……”

伊嗣侯三世悲哀地摇头：“吐火罗隶属西突厥，突厥人的性情你比朕更清楚，咱们这几十万人一旦进入草原，就会被这头狼彻底吞掉。朕已经决定——”

伊嗣侯三世狠狠地拽掉皇冠，披散着头发，任凭大雨浇头。他挥起黄金权杖指着东方大声嘶吼：“朕要带领你们，击破这印度河！朕要在天竺夺取一片土地，让我萨珊波斯帝国的圣火永恒燃烧！朕要向两大帝国同时开战，不能生存，那就死亡！”

周围的皇族、麻葛和将士一起狂呼：“生存！生存！生存——”
伊嗣侯三世大吼：“抬起圣火，跟随朕的脚步，我们要渡河！”

“渡河！”

“渡河！”

“渡河！”

呐喊声仿佛雷霆，震动山野。波斯人用巨大的圆木捆绑好圣火祭坛，上百人一组，呼喊着重上肩膀。伊嗣侯三世走在最前面，他用黄金权杖撑地，迎着风雨在山路上跋涉而行。五百多人抬着五座巨大的圣火祭坛跟随在他身后，圣光照耀着萨珊波斯帝国最东部的边境，指引着最后的波斯人走向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。

目 录

- 楔子一 / I
- 楔子二 / IV
- 第一章 大乘天 / 1
- 第二章 西游中的西游 / 20
- 第三章 白鹿原上故人来 / 40
- 第四章 长安噩梦 / 56
- 第五章 犍陀罗赌约 / 71
- 第六章 轮回之环，宿命之狱 / 89
- 第七章 佛陀时代的政变、谋杀和爱情 / 107
- 第八章 女儿国的女王 / 126
- 第九章 曲女城的杀手、谈判和真相 / 149
- 第十章 三十六年罪与罚 / 166



- 第十一章 李世民：甘露煮酒论帝王 / 179
- 第十二章 贞观年间的玄武门兵变 / 194
- 第十三章 妖人，妖术，妖言 / 211
- 第十四章 长生大药，灵山秘社 / 230
- 第十五章 天竺为舞台，众生为观众 / 246
- 第十六章 灵山脚下取经人 / 262
- 第十七章 印度河：围城战场 / 281
- 第十八章 齐王妃 / 299
- 第十九章 帝国盛世，帝王黄昏 / 315
- 第二十章 宫墙、暗夜与莲花 / 327
- 第二十一章 帝那伏王 / 343
- 第二十二章 长生药的秘密 / 359
- 第二十三章 最是仓皇辞庙日 / 377
- 尾声一 / 389
- 尾声二 / 391
- 附录 / 393

